

香港游行庆祝法轮大法日 震撼人心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二十三周年暨第十六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六十四华诞。

香港法轮功学员于五月十日举行炼功和游行等盛大庆祝活动。多位立法会议员祝贺法轮大法洪传世界，赞佩法轮功学员真、善、忍的精神是世人的榜样。下午的游行更让沿途不少大陆游客感到非常震撼。

下午二时，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吹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等多首雄威动人的音乐引领下，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中环等闹市，前往终点：上环中山纪念公园。沿途吸引许多市民和大陆游客驻足观看，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拍下画面。◇



【庆祝 513】新妈妈来我家

【明慧网】我出生在农村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在我两岁的时候，车祸使我们失去了妈妈。当时姐姐只有六岁，就要照顾我和四岁的哥哥。妈妈的离去，使我们原本不富裕的家更加艰难。爸爸又当爹又当妈，每天早上起来做饭、打扫家，还得给我们穿衣服，很辛苦。

爸爸人很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内心的苦。后来只要心里不痛快，就喝酒来麻醉自己，骂我们害他，拖累他。

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新妈妈来到了我们家，带来了一个新弟弟和我们一起生活。

新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她对我们兄妹三人很好，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我们对新弟弟比较排斥，经常会小打小闹的。爸爸也不喜欢新弟弟，老是不给他好脸色，背后数落他，这让新妈妈心里很不好受。但是新妈妈却一如既往的善待我们。

新妈妈的妹妹是我们邻居，听她说：新妈妈炼功之前人可厉害了，是得理不让人的，身体也不怎么好，经常生病要吃药，不能干重活，农活很少干。现在炼功脾气好了，身体也好了。你们的爸爸命真好。

我家有四十多亩地，新妈妈任劳任怨，去地里干完活又回来给我们做饭，把我们几个孩子和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她和亲戚们相处的也很融洽，也经常上门探望我亲妈的父母，说：“你们的女儿不在了，就把我当作你们的闺女吧。”村里人见了我们就说，孩子们总算有了一个好妈妈。

我们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新妈妈总是先考虑我们的感受，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着想。我们家因为有了新妈妈的勤俭持家，没过几年就盖上了五间新房子，村里人无不称赞新妈妈是一个过日子的女人，对孩子们又好，这哪是继母啊！

姐姐结婚后生孩子，新妈妈主动

去伺候月子。看到新妈妈做饭、倒马桶、洗衣服、涮尿布从不嫌脏，小孩子很不乖巧，新妈妈每天晚上都熬到很晚才能睡，一天忙到晚没半句怨言。

我遇到了感情问题，深陷其中每天很痛苦，爸爸不理解，有时候会生气骂人。新妈妈为此事好几个晚上失眠。对我这个不是亲生的女儿，比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操心多。新妈妈的善良感化了我姐姐。

爸爸现在也很少醉酒了，能和我们说说笑笑了。我们很感谢大法，是大法让我们全家人能和睦相处。姐姐走进了大法，也开始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也开始学师父的《转法轮》，从书中我明白了好多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真心希望人们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活就幸福快乐。

文／山西新大法弟子 ◇

刘淑媛自述在沈阳大北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这些暴徒们每天把我扒的一丝不挂，打的我满地打滚，浑身是汗，象水洗的一样，满身沾满了泥土、灰尘，半个月不让我洗漱……打破的地方淌着血水……大三伏天，我半个月滴水未沾是什么滋味啊！我被折磨的体重掉了三十多斤，头晕目眩，生命垂危。”这是刘淑媛女士诉述她二零零五年夏天在沈阳市大北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辽宁省铁岭市现年六十二岁的刘淑媛女士，原东北输油管理局干部，在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刘淑媛女士说，每回忆一次都象揭一次伤疤。

由于我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判刑五年，关入沈阳市大北女子监狱。

在监狱里，恶警和他们纵容下的犯人对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除了强制大量的体力劳动外（早五点三十～晚十点），还昼夜不让我睡觉，进行二十四小时邪恶的洗脑，体罚、折磨。

二零零五年七月，监狱恶徒们又进一步对我残酷迫害。每天从早上六点半出工一直蹲到晚上九点收工，蹲的我双腿肿的铮亮，双脚肿的象馒头，连青带紫，站起来不会走路。更恶毒的是不让我上厕所，看管我的犯人说：“憋着，憋爆炸了带你上医院动手术！”有一天我憋了十二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了尿了裤子，他们就把我拽到厕所一顿毒打，尿湿的裤子也不让换，让我用体温焐干。

白天犯人关婉婷、金雪、黄广秀等二、三个人在车间打我，晚上在犯人黄广秀的指使下，关婉婷、金雪、陈淑英、玄金春、周玉梅等八、九个犯人在宿舍折磨我，把我扒得一丝不挂，羞辱、挖苦、谩骂；还用封箱胶带将我嘴封上，八、九个人把我打倒在地，八、九双手在我身上腿上乱掐、乱拧，憋的我喘不过气来，一阵剧痛，我昏死过去。她们还让两个人架住我的胳膊，让我动不了，另外几个人拳打脚踢，用鞋底子、扫帚把、衣服挂儿乱抽乱打，打累了喘几口气后接着打。把我打倒在地，



▲酷刑演示：毒打

还用手指着我说：“有钢儿，自己往起站，不站就算你‘转化’。”

我咬牙站起来，又是一阵乱打，直到把我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这些恶人们竟丧心病狂的往我伤口上撒盐，再用鞋底子往肉里搓。布鞋、拖鞋打飞了，就用胶鞋打。直打的我身上由青变紫、由紫变黑，就像黑葡萄一样，腰部往下肿的梆梆硬，臀部肿的象打足了气的皮球，臀部、大腿内侧、胳膊根部全是瘀血。打破的地方淌着血水，将内裤粘上，晚上睡觉伤的地方不敢沾床，只能在床上撅着。她们为了掩盖罪恶，不让我脱衣服，上厕所只能在没人的情况下由两个人看着我去。

这些恶人们每天无数次的抽我嘴巴子，用书打我的头、脸。我被打的两眼冒金星、眼底充血视觉模糊、鼻子被打伤、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个月都不能恢复正常。有时她们喝水，冷不防的还要往我脸上身上泼。一次，她们把我打倒在地，两个人用脚踩着我，其中一人象拔树根子似的薅我头发，一边薅一边歇斯底里的吼叫：“我要把你薅成秃毛鸡。”我的头顶被薅秃了，头发薅了一地，头皮肿的不敢碰。有时还把我拽到厕所，用冲厕所的脏水两个人交替往我身上泼，眼、耳、口、鼻都呛进了水，呛的我喘不上气来，砸的我接二连三的摔跟头，湿衣服还不让洗。

更无人性的是正值伏天，这些暴徒们每天把我扒的一丝不挂，打的我满地打滚，浑身是汗，象水洗的一样，满身沾满了泥土、灰尘，半个月不让我洗漱，不让换衣服。那时候的我头发里满是油污，打破的地方淌着血水，衣服被汗水卤了又卤。大三伏天，我半个月滴水未沾是什么滋味啊！我被折磨的体重掉了三十多斤，头晕目眩、全身无力、行走不便、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这些恶人们的种种恶行都是恶警陈莹等纵容、怂恿犯人干的。

以上是我遭受迫害的简述，每回忆一次都象揭一次伤疤，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内心所受到的创伤、精神上所承受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述。◇

越来越多的派出所不接法轮功“案子”

【河北来稿】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在河北某市一高档小区，两名法轮功学员被恶人劫持，随后恶人给邻近的各个乡镇派出所打电话举报，要求出警抓人。

但各派出所一听说是法轮功“案子”，都不愿出警，都以不归其管辖而推辞。恶人便将两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村委会、再送到派出所邀功请赏，他们想不到的是，该派出所警察也不愿意接法轮功案子，在当天晚上将两学员放回。

第二天，市公安局一科科长得知此事，心有不甘，欲“调查”、“取证”再次加害两人，后在别人劝阻下这事不了了之。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广泛传播和“三退”的不断深入，一些基层警察已经逐渐觉醒。不少警察知道，谁迫害法轮功谁就要跟着倒霉，所以一般的基层警察都不愿沾手迫害法轮功，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